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八



中國分省新地圖

彩印一冊
定價六角

是圖於中國行省區域分圖彩繪各省更分道區重要縣名皆爲列入他如商埠鐵路據最近調查取材詳略適宜足供高小地理教科之用

中華民國大地圖

全一大幅
一元二角

是圖係據最新之調查最詳之善本佐以公私各家之著述審慎精核資料嶄新全圖彩色精印一大幅欲瞭然於中華民國之形勢者不可不懸諸座右也

最新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精裝一冊
一元六角

本圖各省區劃均據最近公布地方制度如特別區域新增道區新改縣治新開商埠羅列甚詳他如鑛產鐵道邊防名勝以及國恥所在之地尤三致意焉圖後撰說明若干篇以爲佐證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清 朝 全 史

布 面 二 冊 定 價 五 元

清朝全史。係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前總統府
秘書但燾等譯輯。內容精審。敘述詳實。曩因忌諱
湮沒之事。無不博訪周考。載其本末。自建國滿洲
起至宣統遜位止。尤注意於文物制度及海禁開
後之變遷。讀之可瞭然於過去三百年之大勢。及
吾國致弱之由來。洋洋三十萬言。附寫真銅版五
十四幅。爲清史中第一佳構。

古今尺牘大觀下編

第八冊

目錄

論理類

辨駁

清龔百藥與吳玉虹書

清孫奇逢報白仲調書

清汪琬與計甫草論道書

清沙張白答錢湘靈書

清謝良琦再與李研齋書

清朱書與梁質人書

清魏象樞與胡東甌同年書

清袁枚再答稚存書

清洪亮吉三與袁簡齋書

清彭紹升答羅臺山書

清彭紹升復戴東原書

清武億與朱少白書

清朱仕琇復雷副憲書

清戚學標答金春圃書

清許宗彥答丁子復書

清孫原湘復顧容堂都門書

清張海珊答少淵書

清龍啓瑞答羅生書

清曾國藩復毛寄雲中丞論改建滬關書

清魯一同與左逸民第二書

清吳德旋與張臯文論文質第一書

清吳汝綸答賀松坡書

清趙銘與李恣伯同年書

清劉汝璆上浙撫論清糧開荒書

清朱一新答康長素第三書

清簡朝亮復康太學書

糾繩

清張履祥與沈德孚書

清張壇與沈甸華書

清陳焯與姑孰同人書

清魏禧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清朱彝尊報徐敬可處士書

清王猷定與友論文書

清沈彤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清全祖望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清彭紹升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

清翁方綱與吳蘭雪書

清杭世駿與黃莘田論詩書

清杭世駿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罰書

清彭維新與朱參議書

清陸耀興錢巽齋論行述書

清吳省欽與朱畫莊書

清朱彬武與壽州志局諸子書

清楊鳳苞與山茨書

清畢亨答友人書

清魏源與涇縣包慎伯大令書

清吳汝綸答章觀瀛書

清劉可毅答從弟葆良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第八冊

杭縣 鍾毓龍 纂輯

朱用賓

論理類

辨駁

清龔百藥與吳玉虹書

前與足下論詩文極快。然猶慮足下不察僕所以論之之意。而疑其言之過當也。故復爲足下言之。大抵僕所以論詩文者。乃與時論大異。如足下云。文章不可以無體。是已。雖然。僕所謂體。非足下所謂體也。夫文章不盡於體。其體亦不定。不定。中自有一定之體。在譬之置陣然。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孰得而窮之哉。此僕之言之所以異於人之言之。而非拘拘形似者之所知矣。故規矩方圓之至也。

設有匠人焉。執規以爲規。執矩以爲矩。以爲他器。則不能也。而曰吾如是足矣。可乎哉。設又有匠人焉。執規之圓以爲圓器。執矩之方以爲方器。而曰吾如是足矣。則夫器之精粗美惡。一切置之勿較也。可乎哉。且使器之方者。古人有爲之者矣。而今日必不可以爲方。是拙工也可謂之巧者耶。且又使器之方者。當爲方。而今必改之以圓。器之圓者。當爲圓。而今必改之以爲方。是僻工也可謂之中者耶。嗟乎。此皆大匠之所不取也。則何故哉。失於不知也。故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行事。亦然。或同之異之。而皆非乖其用也。或因之革之。而皆是中其宜也。故爲詩文之體。亦然。其採之也。博其擇之也。精其養之也。純其出之也。神若是者。無他。惟其道而已。古如左邱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徒。其體何嘗無所師。何嘗非左邱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自爲體也。今爲文與詩。而不欲學數君子者之所爲。則已。必如數君子者之所爲。而後可謂之文。可謂之詩也。而後爲愉快也。則必求數君子者之所用心。以爲之。何嘗不學數

君子者之體何嘗非吾之自爲體則吾之自爲體何嘗非君子者之體也能如是。以爲體不亦善乎否則過也不及也失鈞足下以僕之言爲何如以僕言爲不可。僕從此對足下默矣以僕言爲可願時時相與討論切磋不無少裨足下足下其。審思之。

清孫奇逢報白仲調書

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黃而後正人之壇坵旣涇斯道之日星久晦深感提誨夫世。無真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於無事功無節義尙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飲。姜劉之藥便能探姜劉之微勦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孰知奸兇一時污蟻。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覃懷天雄之地久隸金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毛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人亦以此督過噫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斯言清彼願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

居○易○斯○之○謂○正○已○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自○的○然○此○中○消○息○何○時○
得○抵○掌○一○盡○言○之○

清汪琬與計甫草論道書

昨相見時。足下曾說論語朝聞道一章。忽忽未暇往復。然不可遂已。聊爲足下陳之。足下謂孔子所聞者。非日用常行五倫之道。私心竊有未安。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夫道若大路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言也。足下亦嘗降心於中庸孟子諸書。而潛味其旨乎。否也。五倫之道。非他。卽其賦於天。爲命稟於人。爲性發於知覺之靈。而爲心者。也是故。聖人之存心。存此而已。復性則復此而已。達天知命。亦達此知此而已。儻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謂性命於恍惚不可知之地。是異端也是淫詞邪說也。足下顧引子貢之不可得聞爲證。而盛言是道有不傳之秘。則幾以佛氏之無法可說。與不立語言文字者。待聖人矣。不知足下將援佛以尊孔子耶。抑誣之也。朱註之釋。不可得聞曰。

教不躡等。其說甚爲易曉。而足下棄置不用。足下之於朱註也。童而習之。旣用之。以補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之以舉鄉試。而奈何獨悖其說於講學耶。夫上之則誣孔子。下之則悖朱子。無一可者也。得非有所陷溺而致然與。足下又謂日用常行之道。雖下愚亦可與聞。當無所俟乎孔子。此益誤矣。自大道不明。而諸子紛紜之學。以熾。或遞於虛無。或驚於名法。或流入於尙同兼愛。敢爲放言高論。以炫惑天下之聰明。天下將靡然從之。而其他則又有鬻拳之忠。申生之孝。荀息之不食言。鄉原之徒。之廉潔忠信。類皆道之所不與者。故聖人以聞道爲難。講之不厭。其詳辨之不嫌。其審舉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毫釐千里之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後得爲聞道。孔子之言聞也。又豈佛氏之聞熏聞修耳門圓照三昧之說哉。足下素習禪宗。宗門之教。機鋒義諦。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矣。愚願足下慎之。毋使爲知道者所笑。

清沙張白答錢湘靈書

古人之文。何以必傳。勢與位傳之也。官尊名高。勲業素著。天下之人知之。又有賢子孫。務闡先德。門生故吏。思報舊恩。跡其生平。有國史以誌其大。有年譜以述其詳。一詩一文之作。讀者皆得以意逆之。而知其立言之旨。故其人傳。而其文亦傳。若徒有其文。而欲與之偕傳。僕知其難矣。夫徒有其文者。其人未嘗無志於天下。而其身不能得志於天下。於凡天下之事。僅僅託諸空言。一二傳後。必且并其空言而忽之。何也。其平生有至奇。至困。至痛。至感之遇。而後人不必知也。其胸中有鬱焉。勃焉。愴焉。譴焉之情。而後人不必知也。其爲言有不可斥。陳而託諸說鬼說神說夢之幻。後人又不必知也。國史之姓氏。旣泯。年譜之歲月。莫稽。則舉其牢騷寄託之辭。沈鬱慘淡之搆。胥視爲不祥之鳴而已矣。迂矣哉。寒士之著書立言也。知其迂而爲之者愈多。其心以爲舍是又無以見志也。足下來教。欲僕刪正大集而引丁敬禮之言。以爲同時之人。乃能定吾之文。斯言似矣。而亦有不盡然者。夫

同時之人。貴於吾而號先達者。世故宦情久已。湣其藻鑑又多。忽視衡茅。不肯細尋作者之意。譬則馳騎遊山。雖有動心駭目之勝。亦一往徑過耳。而其少於吾者。又或才未老。學未充。閱世未練。未能周知吾意之所存。若此者。雖不爲益。猶未得損脫不幸。而遇護前。基勝之薦紳。好詆前輩之年少。豈不殆哉。敬禮生三國時。古道猶在。又遇魏武。陳思爲知己。故其言云云。使生湘靈與僕之時。我知其撫心而浩歎也。然則文之傳與不傳。直聽之悠悠之運可乎。是又不然。昌黎謂子厚放廢而後。作爲文章。乃能自信。其必傳。安在官尊名高。始稱千古文人也哉。噫嘻。文患不足傳耳。果其確然可信。千載而下。必有知者。揚雄徐渭寧知有桓譚袁宏道哉。敬禮之言。非篤論也。僕以爲不若自定其文。以姑俟後世。湘靈以爲何如。

清謝良琦再與李研齋書

鄉者與足下。各爲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乃扶豎道教之一事。矧立義頗中正。卽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欲以此立聲名。至倡爲

禍福利害之說以相訾詈。嗟乎我輩誠鄙鈍。若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僕自守雖堅。尙未暇與辯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竊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邁。少時讀聖賢書。多見義理。毅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建。豎臨大節。侃侃不變色。撓志不幸遭世艱虞。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跼蹐。於是掃除一切。姑遊於方之外。希以銷磨其意氣。若是者。僕謂之解脫。其一役役於紛華。顧戀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爲。平時聞道德仁義之言。亦悅於耳。不當於心。覘面目。隨世俛仰。晚節獨處私念。所爲多不合於道。慮人非鬼責。愚者終身持齋誦經。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學。驕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溺。二者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救。解脫者。初實無意。當徐審其所趨。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旣已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說一。彼之所以衡吾說者。其說三。吾之言曰。二氏者。亂道者也。吾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堯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之。此吾之一說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今或善者不賞。而惡者不必罰。而吾之禍福恆不爽。此彼之一說也。又曰。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又一說也。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玄黃水火之爭。其弊足以召亂。吾之徒數千。守其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又一說也。吾之一說。固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我或不能免焉。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嘗語足下曰。此在吾修其身以勝之而已。吾身誠修。吾說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說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賞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賞罰於下。則是賞罰未嘗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淆亂焉。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虞舜不教人以孝。而天下皆樂。

爲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爲忠臣。其實可願也。自據其實。則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敏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令行。則彼之一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哉。此不獨二氏譏之。苟有志於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能無得失。有得失。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此勢之所必至者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讓美。豈以聖人之道。而淩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薄而不爲。苟薄而不爲。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溺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此猶不覺悟。則下愚不移矣。

清朱書與梁質人書

書昨駁封建論。以王者興。不當復徇郡縣。深闢柳宗元蘇軾之謬。此是古非今。宜爲世俗所怪。質人乃云。此經世實學。不徒文字之工。得毋言之過當耶。生平讀書。了無所用。聊以發抒胸次。未暇求工。又何足以經世也。來教云。宋南渡與晉同。懷

愍徽欽等耳。不得謂晉愈於宋。書昨論因統言。古今大勢。不能條晰。宜質人以此相難矣。所謂晉愈於宋者。實有徵驗。請試詳之。東晉南宋。形迹略同。事勢大異。同者。郡縣之害。異者。晉微存封建之意。故中國正朔猶存。宋則全廢。故浸淫至於德祐而淪胥殆盡也。晉懲魏拘繫藩王之過。乃重任同姓。皆畀以都督刺史。得辟吏典兵。專制生殺。與古國君之權無異。而無胙土分茅之名。但惜其規制未備。法守非人耳。武帝裁削郡縣之兵。不能制盜賊。所謂近於封建者。去其一。惠帝不慧。牝后司晨。弑母后。虐大臣。遂有八王之事。所謂近於封建者。去其二。宜其年祚短淺。亂亡相繼。不逮漢唐遠甚。此何曾所謂及身而止。無經國遠猷者也。其時劉石苻姚諸人。久居內地。襲冠帶。談古今。雖亦外敵。實同草野之雄。非如宋之金元。起自漠北也。然惠帝西遷後。懷帝以豫章王入繼統。愍帝以秦王起長安。雖卒敗滅。其能勉強興復。則分藩之明效。二帝敗於饑饉。不能自存。而諸牧吏扞禦之功。非宋以後郡縣吏所能及。元帝起江左。由朝廷任。以陝東之重。使同宋以後藩王。則元